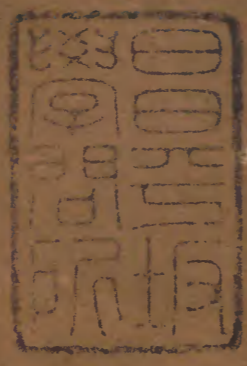


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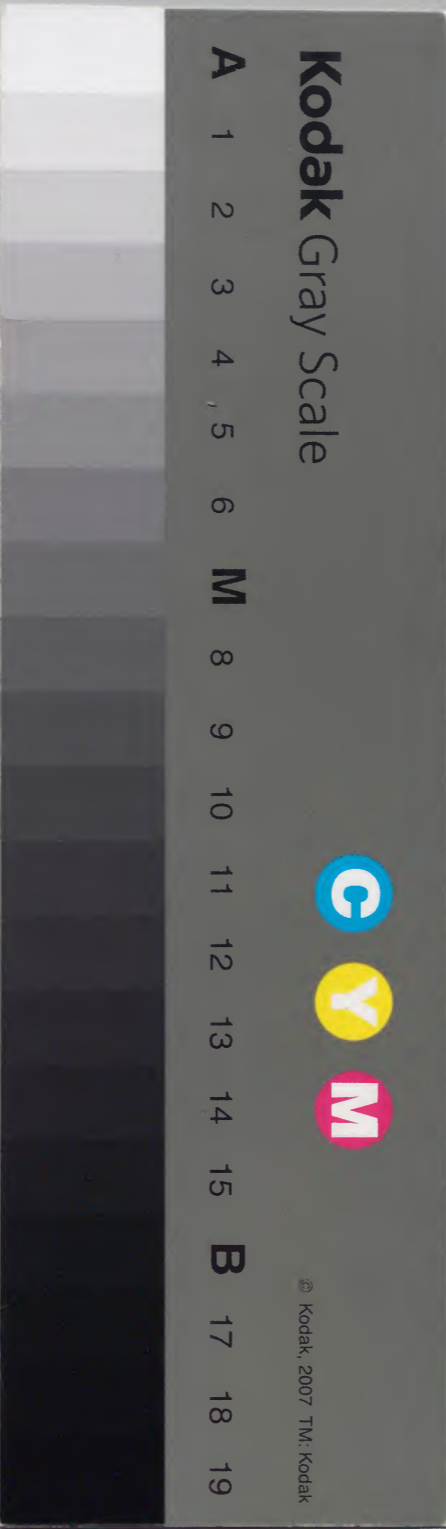
二十三之六



			三〇五	漢書門
二〇	一〇	九〇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三〇五	漢書
二〇	類
一〇	架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6)
函號	367 51



第二十三卷

世系部十四

淺草文庫

方伎

朱建平

郭璞

李淳風

袁天綱

邪律楚材

滑稽

淳于髡

東方朔

外戚

梁冀

佞宦

鳥書

卷二十三目錄

董賢

李延年

宦官

魚朝恩

執拗

商鞅

王安石

卷二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三

明宣城劉仲達

纂錄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四

方伎

朱建平

建平善相術曹丕為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當有厄先此

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
厄于兵初潁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
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
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惟當
嫁卿阿騫耳何意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
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爲兗
州刺史年四十九二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瘥垂
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
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
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
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白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
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又善相馬
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必帝
乘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卽殺馬

郭璞

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
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
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
投策而歎曰嗟呼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
乎於是避地東南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

之無心南渡璞爲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欲去而愛主人婢術致之乃攜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嘗

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蕩其後璞以母憂去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遊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醅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

每囑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
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葬亦歿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
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在雙
栢樹下旣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
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
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
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
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志郭生
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常崩何
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
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
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微至矣若墓碑生
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
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
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
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
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
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
誄頌亦數萬言

李淳風

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筭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實多臣按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

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短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于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五橫遊甬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于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卜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

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歿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
今已成伏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
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
少壯矣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
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
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
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袁天綱

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
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

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
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
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
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用完起十年且顯立功
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
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
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
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
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
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
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
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
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
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旣盡矣如期以火山令
卒子客師亦傳其術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
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
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
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
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

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
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
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慨言
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
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
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卽滅
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薦於帝拜都
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譴責驛
史榜之史突入射譴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
揆盧允弢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

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歿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月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

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否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一日從帝至東都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

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長者叅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於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

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稅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

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辛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於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薨年五十五

滑稽

淳于髡

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髡者齊之贅婿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

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王使
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
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傍
有穰者操一肩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
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
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
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肴
鞞鞠脍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
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
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

漢書
十一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薈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
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賢良
方正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
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採者輒報聞罷朔初來
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
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
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
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
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
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
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
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

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
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外戚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加元年
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

商卒子冀嗣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矐矐吟舌語性
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
走狗騁馬鬪雞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
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
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汚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
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
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饕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
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崩冲帝時在襁褓太后臨朝詔
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
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聞而惡之遂鳩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
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
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
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
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喜爲妖
態作愁眉號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帝以
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
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
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
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

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預廷嘉
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
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
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
少長皆棄市

佞宦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爲郎賢傳漏在殿下
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
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嘗
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衷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
乃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
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
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
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
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
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
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
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
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旁內
爲便房剛栢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不愚甚盛
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
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
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
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
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
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

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惟稽古建國于公以爲漢輔徃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

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

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後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即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罪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

李延年

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悅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
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絃之延年善承意絃次初詩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
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
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

宦官

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

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
朝恩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
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
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
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寮在廷朝恩從
十餘人持兵出口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
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
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
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爲相雖強辯亦拱

鴻書
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餽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萊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坐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絲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

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
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
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
食宴禁中朝恩素服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
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
右擒而縊殺之

執拗

商鞅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
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座病魏惠王親往問

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
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
王許諾而去公孫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
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
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
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旣
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乃遂西入秦因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
孝公時時瞻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

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
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
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
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
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
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
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
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
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
殷周矣孝公既用商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
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
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

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殺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

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稱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公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

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座之言也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

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穎邸韓維爲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太宗爲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

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異謝

令曰惠卿諭旨安石乃不去於是御史劉述錢顛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恐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

亦不足恠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
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
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
以阻奸至比之共鯨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
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
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
公著韓維安石籍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
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
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爲人慆悍陰刻舉進士
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

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
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
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
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
俠上疏繪流民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
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
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
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
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

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
惠卿實欲其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
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帝慰勉起之及雩憤恚歿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
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
樞密以其不黨安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
封荆元祐中卒年六十八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
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以是知其

李氏藏書
卷二十三終

第二十四卷

世系部十五

奸篡

趙高

王莽

董卓

曹操

王敦

黃巢

安祿山

朱泚

秦檜

卷二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 十五

奸篡

趙高

高闈人也始皇巡狩至沙丘道病爲壘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壘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

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

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閻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
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
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
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
衆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
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
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
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
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
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
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
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
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
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
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
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
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

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
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議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
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
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
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
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
齋宮夷高三族以狗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
項籍殺之

王莽

莽字巨君孝元后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折節爲恭
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
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獨謹鳳且死以託
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叔父成都侯商上
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
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
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
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卿佐故在位更推薦之是時大司
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遂擢爲大司馬莽旣拔出同列
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愈爲儉約成帝崩哀帝卽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
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對賢良
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卽日
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拜莽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
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
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
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
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
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

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
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卽稽首涕泣固
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羣臣因奏言大司
馬莽定策安宗廟當如霍光故事益封三萬戶疇其爵
邑比蕭相國太后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
以骨肉故欲異之也遂賜號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
爲安漢公莽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
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時帝方卜后王氏女
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
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

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今當立
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
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
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太宗爲成帝後宜
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
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已爭權也五年冬平帝疾莽作
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
殿勅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
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
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
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
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
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
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
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安衆侯劉
崇與相張紹謀誅莽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
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
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

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
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莽既滅翟義自謂
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以居攝
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
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
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
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
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
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
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舜良久曰莽必欲得

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之乃
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
族滅也莽旣得傳國璽又欲改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
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
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
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
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
上皇太后璽綬鳩殺王諫而封張永初莽爲安漢公時
又諂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

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纂
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太后至長壽宮見孝元廟廢驚
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
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有辱帝
之堂以陳饋食哉太后没年八十四没後十年而漢兵
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
而光武卽皇帝位

董卓

卓臨洮人饒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
平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壘書拜卓爲并
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
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
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癰雖痛勝於內食臣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
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
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遂有
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
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大陳旌
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廢帝而立陳畱王是爲獻帝又遷何太后於永安宮旋弑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殷積卓縱兵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卓又姦亂公主妻畧宮人恣意殺虐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虛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任吏部尚書周芝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

伯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韓馥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芝陰爲內主黃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芝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卽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芝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

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
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
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
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
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
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
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
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
於市歌曰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
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
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
令騎都尉李肅與布伏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
驚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
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布應聲持
矛戟刺卓趨兵斬之內外士卒皆稱萬歲乃尸卓於市
天時始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
光明大曜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
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奇玩如山積

魏曹操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養子嵩
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
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
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啞口叔父謂是
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
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
有所告嵩終不信於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顓知操玄
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
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邵與從兄
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操詣邵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也操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
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
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
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
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
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初
平元年正月冀州牧華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
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

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
數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
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
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
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
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
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
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是時袁紹代韓
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
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

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擊之爲賊
所殺信乃迎操領兖州牧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操追
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
銳者號爲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
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
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
邈垂泣相對已而張邈與陳宮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
保鄆城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
陶呂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
兖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

允又爲卓將李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
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
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
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
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表術在
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
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
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
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
饒起於祗而成於峻也建安二年操討張綉三年東征
呂布屠彭城悉平之四年表紹旣并公孫瓚進兵攻許
諸將皆恐操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
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
雖豐祗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
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
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
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
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
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
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

操軍譙復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
 死八年表譚表尚夜遁九年操攻鄴十年冀州平表尚
 與熙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
 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
 矣九月康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
 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三年南征劉
 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
 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
 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於鄴
 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

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
 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為
 流矢所中韓遂與操有舊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
 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為操所破十七年征孫權十八
 年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自
 立為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十九年立皇子熙
 等四人為王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合肥
 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

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
宮殿設鍾虡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
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
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
軍還二十三年金祿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
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
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
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
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
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
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死年六十六

晉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自尚武
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爲元
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目選置兼
統州郡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
至導封還敦敦復遣入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專
閩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
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
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

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卽率衆內向以
誅隗爲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
用及敦至據石頭嘆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
大肆劫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
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
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
難制欲更議所立王道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
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畧欲誣以不孝罪
廢之得温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顛并戴淵殺之
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
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
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
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悖至此王道勸彬
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頸痛敦改易百
官及諸軍鎮轉徙出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
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
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
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
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舍爲荊州刺史以義
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

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
賫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
自爲揚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
爲荊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
爲牙爪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
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
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
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
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
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作謀須敦

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乃僞言敦死下
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
書罪狀温嶠遂遺含書曰今日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
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今大將軍來屯
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思與賢
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
謹明日張膽以爲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
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
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
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

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
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
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黃巢

巢曹州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喜養亡命咸通
末歲饑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
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
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卽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
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關以東州縣大抵皆
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畧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

賊遺貨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
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
及仙芝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主巢自
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
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
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
澤旣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
檄四方章奏論列指日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
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邨
城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爲

節度使裴瓌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太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齒蔽

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蘄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於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此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

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出迎賊巢入勞問
里閭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王師潰田令孜奉
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京師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
灞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
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
與之甫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
亂人妻女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
舍含元殿卽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
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
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
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營
司馬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
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次覘之
見其備弛卽遣賊率衆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
至相與出謹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
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人萬餘
人血流遍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度使李克用
遣將夜襲京師火層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
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
輜重珍貲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

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
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
追巢巢引殘眾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
大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寃句
奔兗州克用追至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
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眾僅千人
走保太山巢計感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
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
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眾七
千為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畧甚眾
湘陰疆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安祿山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伎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
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
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為養子擢幽州節度副
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
金帛結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
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為才天寶元年以平
盧為節度祿山為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
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

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二省長官御史中丞俱
餞鴻臚亭祿山陽爲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
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
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
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卽佯驚謝曰臣
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
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對曰
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
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
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趨拜卑約祿山
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
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
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爲十郎祿山還鎮留
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
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
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
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
心耳帝爲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
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酣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
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

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
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鹹闕下帝不審即賜祿山鐵券封
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祿山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
侈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
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
何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畧祿山素忌才欲襲取之故
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漠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
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獻之京師祿
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
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言乞追還朝以驗厥狀祿
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
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因是
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閑
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
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
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
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
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
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

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爲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徃徃誅之使得逞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官無煙相與枕籍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卽位靈武時賊將旣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追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旣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緒乃與李諸兒共殺祿山慶緒襲位後爲官軍敗走歸史思明思明殺之

泚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朱泚

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爲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有詔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旣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爲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

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京兆尹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噪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侯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

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
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事可濟
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第留使者飲以
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卽擁徒衆向
關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卽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偏
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入授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
入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
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
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
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
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
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
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
是夕四鎮軍潰退保邠州泚闕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
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鎮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
兵所立欲求攻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
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
白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
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
軍吳淑獨請行上悅之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

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
臣耳遂奉詔詣泚泚陽爲受命館漱於客省尋殺之及
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秦檜

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
孫傅張叔夜何臬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
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
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砮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
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
與臬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

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
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
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叅知政
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
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
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
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高
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
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上謂直學士
綦密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若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爲相數月可
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密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
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檜
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卽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
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
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
甚相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
得志吾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至
是檜聞浚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
蓋因以激怒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爲

檜所傾云八年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
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
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
講和乞顛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
下更思三日旣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
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
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
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
鼎旣去檜獨專國決意和議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
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已之

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
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
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輒亂飛口呿不能
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
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
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期
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
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
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
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所
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奪
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
令李文會論之皓遂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
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
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
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
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
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
以塞責至有請檜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

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檜爲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卽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卽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閣彈章副本已到其伎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卽出或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止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終

山此少首也收何與野言宗國原會非許高年... 今日故與想軒中帶少首以收高宗平日當與會... 文備會與之悉也未于日泰會與高宗吾與得王... 昭羅去非王來余出西中以金人與盟之府君不其... 丞相蕭而劉香共十二人然其人唱出與國其五半... 許吳師之封言官羅會戰陣法陣以短氣與之效... 中

第二十五卷

世系部 十六

尚論 一

許由

舜廟

龍逢比干

首陽

伯夷

武王伐紂

周公

管蔡

懿公鶴乘軒

孫叔敖

鮑叔牙

延陵十字

子產

孔子

澹臺滅明

伍胥

伍大夫

鮑蠡

豫讓

商鞅

屈原

尚論十六

辨騷

荆卿

過秦

項羽贊

桃花源

漢高祖紀

張良

武帝

蕭何

四皓碑

周苛碑

屈原記

亞夫

司馬相如

張騫

卷二十五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尚論十六

許由

唐柳

識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
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翦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
欲採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全心堯
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
道終播於無窮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

鳥書

卷二十五

尚論一

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主所
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
感俗道自爲功在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憶箕潁猗與先生山水齊名

舜廟碑

唐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
節而固讓之義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
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於四門納於百
揆星辰合慶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
服勤於外受夏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

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惇俗
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
也與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
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
則藜藿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
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
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
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
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

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北麓三湘南溼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宇文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閔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眾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歌新堂自愧於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慚於閭闔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關龍逢比干 廟碑

明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人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

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來必有闡名撝實
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
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
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
之過之歛以悲膏者問之知黯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
涕淫淫垂亦有顙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
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於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
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
之不自知涕淫淫下者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
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

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
當是時暇戚䟽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亾周之亾也稽
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
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
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
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
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捍闔以
誘之邪誠使揣摩捍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
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

則於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仁周之
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
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

首陽山碑

唐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
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
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
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
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
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

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迹其歸
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
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
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
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以臣於
周則周召之烈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
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
乎

伯夷

唐柳 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借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今來何依
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神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
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武
謂墨綬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有誚兮於巖之關豈不
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
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所恤者
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
兮鬼孽王奮歟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
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
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
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
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
先生逝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
終歸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懽心而惻殷所以不食
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
雖非與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不二

武王伐紂論

明方孝孺

余讀春秋元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
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

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文闡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

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二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類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周公

明翁金堂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善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爲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爲公讐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辟犯僂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耆俊滿朝若奭若望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所以爲聖矣公之身非已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爲親而在周爲讐矣公不讐之耶鴟鴞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

誦而不剪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爲之耳旣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懷嫌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爲而公忍爲乎時適王心悟矣惜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旣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爲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爲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吾則惑焉叔牙之酖猶爲可爾常山迫遜於乾明秦王彎弧於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之謗顧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爲公悲也

管蔡

明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

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
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
蔡壽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
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
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
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
之爲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
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
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
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
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
嘗見邪僻之事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
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
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
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
逆乎故凡訾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
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
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卽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
者彼管蔡者卽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懿公 鶴乘軒

明梅 鶚

朱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狃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嗾於一青之微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為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為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

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熒墻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保其幼孫有庇遽以虐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後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詬耻然嘗即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賈罪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於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

懟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墀在衛生者享衛之士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况其苗裔乎情然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率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袞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禮盡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十愆之訓警欵於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瑱於吾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邱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災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大呼其大夫而與之以矢卽越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卽齊百年留玦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爲國人者奮柱厲之不知勵狼躡之見黜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爲國安不

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繹而怨不可與磯衛
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
以一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
無戰心據甲而懷慝志將不死綏士不揚徽誓其御則
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則不辱
君避也或執冰而裾或喪馬而求或鼓衰而不起或棄
甲而先犇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在公右者不能爲
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遺之敵以過其不令之
心其悞惡之甚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
虐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距

河而遺噍七百自古滅亡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
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
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
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
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
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
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
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
誦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
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懟也哉亦何懿公之懟而蔽罪之

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何世濟其
克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爲尤大耻
母之召獫而不知已之弑母其耻爲尤深衛之臣子若
以崔山君之睫視之其猶覲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爲
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
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
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
虎鬪於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其
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
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孫叔敖

明焦竑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
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士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
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
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
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
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隰墻塙人所不貪遂封潘鄉
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

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
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
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
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
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
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
敖名

鮑叔牙

明王世貞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
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豐而不疑知己之不如管仲
故甘爲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
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爲之叔爲之也天下
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
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爲之君者亦庶幾

延陵十字碑

明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叔之
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
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言之不置嗟呼春秋之
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
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紕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

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吊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壠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與之數者顯節也姘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為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而姑為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

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寔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慄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寔遜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恃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据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吊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

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不幸與而後之耳
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稊其咎於季子夫季子辨
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為季子
而已矣

子產

宋蘇轍

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
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
死故寬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
此言之子產為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

惠人又以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
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
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
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
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孔子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
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
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澹臺滅明

寓公堂記

明胡纘宗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
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
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
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
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
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始親及孔門者乎夫
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

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跡
故趾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際人知子游之開
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
書院專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旣復道學
書院爰因佛廬之費口復剏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
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
吳者曰尹和靖焯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旁列書舍以
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
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伍負胥山銘

唐盧元輔

善父爲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於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墮伏節乞師於吳軍伍戰至郢先哲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旣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祚又顛泰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燭鏤之賜竟及其身

伍大夫贊

明王世貞

嗟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憤俠烈宮郢乃伸明哲沉幾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回其主智之先若質箸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范蠡

明葉向高

世以范蠡勝於伍負殆未必然蠡報君雙負報父雙事稍相近然而爲負難爲蠡易負無尺土借力於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負以其勁

感越若承蜩然蠱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
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
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於其子世未
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
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
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負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
成卽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纍囚耳必不得歸也
卽歸而吳母伐齊母連兵潢池舉國而聽負蠱雖智必
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蠱亡之且以勾踐
之憤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
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蠱哉吳越春秋著蠱諸奇謀大
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
甞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蠱不能悉力佐句踐
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
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
君爲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
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
畧春秋無兩矣蠲鏤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爲負
病謂不能如蠱之全身嗟乎此皆與於不忠之甚者也

豫讓論

漢賈誼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
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
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胡此一豫讓反君事讐行若
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商鞅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
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
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
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
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
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
者吾爲之懼矣

屈原吊文

漢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
流不救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鴉翱翔蘭葦尊顯兮讒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邪爲
鈍兮鋌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
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

鴻書
履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懼此咎兮諄曰已矣國其
莫我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
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蝮蠃獮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
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紛紛其
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
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夫吞舟
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辨騷

南朝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材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
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昇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
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
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
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
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

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
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
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
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
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
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
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
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
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

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
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
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
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
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
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
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轍古詞來切今驚采絕歎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馮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荆卿論

明郭子章

嗟呼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膏沐之所為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

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啻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驚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刺於句踐在燕市酣飲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無遣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畧秦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

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髫
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傳載軻左手把秦
王袖右手搵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
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
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
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
踞而罵曰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
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
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七首不中筑中之鉛又
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
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
惡知王者不死乎

過秦論

明楊慎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
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
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
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
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
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

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
方架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
丘鮑魚脍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
耳目窮心志而闡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
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
真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
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
一瞥吹劍之一呖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
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
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
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
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
不韋乘隙納妾於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
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
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
初未始得也

項羽贊

明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喑鳴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
僂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
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酌六

鴻書
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
於大江之滌此固天巧之嘿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
傲羣筴而自屈其力噫嘻

桃花源

唐李 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刑威煎熬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
盡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雋自謂功高義
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
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
者可謂超昇先覺矣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

述漢高祖紀

漢班 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
漏於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
畧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
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
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張良

明楊 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

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
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
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
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
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
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
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
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信而西歸項羽
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
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武帝

明顧充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
舒爲之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蘇張
之說憲章六學潤色鴻業遺文餘采莫與比盛帝於是
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
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略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
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樂大文成以
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
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

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柏梁臺作
 承露盤以冀長生疑神於蓬萊脫形於海上作飛廉觀
 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覩犀甲
 則建朱厓聞葡萄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
 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去室家之樂坐
 劍枕戟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艾遂逃竄伏空
 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為威振百蠻武暢四
 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瘡民
 而蝗國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珍蒟醬竹杖不足
 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
 利析於秋毫百姓皆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
 填無限之欲壑如處頽屋面面皆風天變盜興不可救
 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奮鈇鉞而並出以搏擊天下
 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稿無餘潤
 矣且以鉤弋宮為堯母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
 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
 之作向非本心呈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
 與秦皇相去亦何能尺寸哉

蕭何

漢司馬遷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
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
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四皓

廟碑

明蘇濬

余入商州過金雞原謁四皓先生廟崇以丘隴蔭以叢
木爲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頽不治將圯則爲咨
嗟久之因檄州大夫鳩工而新焉旣成州大夫偕博士
員屬余記其事余顧謂諸君若纒纒者贗耶真耶咸曰
贗也其真者乃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贗也余過
商山之麓比其纒纒然者卽在隴畝中離村籬烟火不

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贗也夫真與贗曷論哉余觀
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剝落於
巨魁椎俚之手靡有完其墟者先生以不朽之骨闕於
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鬣封然夫與其真而斬也
孰與贗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贗耶真耶余曰
真也易曰鴻漸於逵又曰龍德而隱彼飛鴻出沒矰繳
不知豈不翩翩高致然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蟄俄而
九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烏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
自始至終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圯
上援籙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黃石公之儔耶今世

所稱子房與四皓書夙交綢繆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
爲漢也爲子房也夫以衽席之私情社稷之巨計諫臣
爭之不得謀臣爭之不得而龐眉數言轉移若反覆手
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曰屢
也卽取土木形骸之徒而華其髮而裁其冠而盱盱然
睢睢然以號於人曰吾黃吾綺猶以參龍爲真龍且不
可欺恒人而可欺高帝哉吾意其不烹則醢今夫物之
可得而參者必其可得而醢者先生朝而商山暮而漢
廷朝而漢廷暮而商山徹侯不加鐵券不及絳灌不得
而友漢主不得而賓回視赤松子之遊真若合券謂之

龍德而隱殆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語謂脅君父
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爲宋人道也夫延頸而死非
真死也剖心而明非真剖也以詞害意甚矣末世之固
於文也彼惡知真龍哉諸君適然於是相與酌黍酒薦
紫芝因次第其語爲四先生解嘲云

周苛

碑

唐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
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
祖以新阨睢水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
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寄後事

洪書
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
授以利兵束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
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釁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
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
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駭之
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
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卽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
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
若之業不侔秦而罪侈於秦不知天以陰隲興亡與奪
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

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悲公之不屈而耻其責已
聲如吼虎指左右梓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
嗚呼縻軀冀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
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納肝殊也初苛殺魏
豹可謂無人薄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
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

屈賈

祠記

明王世貞

長沙有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
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
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

有祠記予嘆曰是曷以揚推明德表勵風軌而廉起頑
鄙哉其守土者曰唯唯謀出官之羨庀材而計之爲楹
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采籬芷酌椒水奠焉而屬
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
志担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
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
以語於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嘆喟喏斬斷子簡
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嬖參五而愛怒謬蓋夫抱皦
皦之節兼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
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倦倦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

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
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
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驥者似謂平不能
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
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大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
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量其衷而較其淺曰自
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重壁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
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
焉予故特祀二子祠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諸士
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濯之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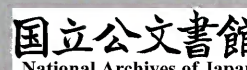
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亞夫論

明茅 坤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名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

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大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淄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携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馘不爲署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爲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

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旣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

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司馬相如

宋蘇軾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張騫

詰博望侯

明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貴是覩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狠同兇貍龐竿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陰霍昏黑視莫覲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骨細磔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咲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犬狗封牛噶咩牟牟後
貌挑拔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
焉不可以爲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踣艱危更十三載
而奔竄以回白人去一人來胡君不自恤而復求使爲
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
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爲明耶今夫中國之民破
產孰居鬻妻棄子餓莩相望寇賊逢蠶起沃壤不賦大獄
不理棄而敝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
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
求之誠捐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爲愚彼之所殘僅乃一
軀而况斃身與家與國之雲以覓侯封厥愚何如嗟來
博望乎君旣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亦獨何樂哉而
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頰頰顏若眩若迷舉手相過
俛而忸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
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
其迷不可塞矣悲哉

鴻書卷之二十五終

天子益向西遊被陳之日年事之蓋故於審之鑿空而
外而世則然想感之彩絲不謂如其後焉亦自具之矣
為是餘餘於其軒堂於此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軒堂平甚苦其良又夫其祖以漁田衣戲可樂姑而
釀而與獲之與家與園之雲以負對持翅思何吹雲來

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 十七

尚論 二

劉向說苑 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 碑

周黨嚴光

釣臺 賦

廉范

黃叔度 記

郭泰 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 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鴻書

卷之二十五終

一

三八 朱

劉氏鴻書

八朝圖

東漢論

次主

東漢論

采獻

黃

采獻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黃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為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

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嘖嘖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子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齟齬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爲天阿旁落宮鄰金虎雪煜翁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縻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繫騫也詳向所摭引駢駁誕詭誠不一軌於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爲奏蓋典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踴踴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輿其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卽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楊雄

漢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
於外於時人皆矜之唯劉歆及范逵敬焉而桓譚以爲
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
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
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
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
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
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
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貧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餽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
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余學者有祿利
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
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
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
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
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
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
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
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
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
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
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博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
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
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
曰如詘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
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
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
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
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
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
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二世不徙宮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勲矣五溪之役復
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
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
跂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
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
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
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跂焉
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
指畫隴右虜在目則淮陰之筭也西鋤先零北出塞

漠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
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效膠東
之養重猶然祗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
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趨翊
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帝久苦
兵間厭銜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自於其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
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
之士徃徃急於自暴其技以求銜鬻彼其志固欲登壇
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老而爲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克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躩躩之名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檄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蕙苴之謗不免王眷不終城西橐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爲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闔外然皆追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旣得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橐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粹也紀消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
望之如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
憍之氣焉必如紀消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伏波將軍碑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
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
置吏後復爲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
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
勞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
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庸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膺
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
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
窮巷阨間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搃旗之勞未
監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
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
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
所爲提綱挈領首躡大計而籍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
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
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
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羶豪傑故士皆驚尊顯而委
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
張獵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
底止光武愬焉謂國家隆替其竅繫屬世風而世風汚
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
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董董爭陳
功見能以倣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巖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
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且倚衡門而棲遲
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
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
蹶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顧化獎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
者將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
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
易轍以象上意旨矣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
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影鶩襲其香儀其羽依
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
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綰樞而左
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
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
核中扁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
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
風扞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
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披靡
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下子之忠自樹詎可卑
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輟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焉者彼無軌
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釣臺賦

明宗 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今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
今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
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
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懷椒醕而噉臆兮蹇吾
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
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
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袞冕

黼黻之玄以章兮蓀獨愛夫羊裘覘鴻鵠之翱翔兮聊
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
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杼橐
兮羗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
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
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冥蓀何高蹈而不顧兮
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朝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沚有
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蓀豈忘覩夫厥旨痛韓彭之竟以
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羗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
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
追撫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旣已不可
復兮與來者之猶可爲委余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
斗之墟擘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忱於浮
雲兮蓀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羗獨立以
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

廉范

明丘 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

而興五袴之謠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
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
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
融之功曹融彼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
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未
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
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
哉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臯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薦蘋
薄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
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
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
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
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
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
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益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祠
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
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
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
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隕然其處順淵乎
其莫窺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
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苟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
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
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
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監必在當時諸
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變屈倏而龍躍自干
載之下踰度之其辨此也必矣爲其實能辨之而其言
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廼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
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
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
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錄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秉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
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矣若乃
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
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江書 一四 未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綉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聞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 蕭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却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邈遐邈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蓀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

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義况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况而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

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
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弒之路又不能
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狗彘紹之
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
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
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
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
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
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崇禍
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崇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况乎卓之無
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
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
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傳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
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
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
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
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
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

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奧先視其窾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窾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閔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憚罪罟驟張羅

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成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聞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寶穡於三孽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碣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

招朋游譽以干螫蠖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
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
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
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
戟森然圍而剗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
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
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
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斂怨嗟
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齟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
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治諫陳正

先訂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
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
遂成世網范岑冗識干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胃當
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瀾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
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
蛭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
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
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
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與脫徽
纏交結宦闈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
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
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旬校姻婭坐收隣伍
鈐赭徧於章縫鬻序鞫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
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
怒消解闡氣益張善淑旣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白
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
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啓悟益肆
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
謔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曹於侯覽刑章密捕踪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
千人仇怨相許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
盡罹且網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曹鸞申救殞命
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總冤之親苟
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
積刑淫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
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
不能戢板蕩烈於衰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虡
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
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剗削之困棘於焚巢

進退迫於羝藩行止迷於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
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究海起萬仞
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
反唇况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
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
渥鼎之隙賦役繁重杼柚其空刑獄苛急握粟出入讒
人交亂發笏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迨其末年宦星
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
避苓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
乘除之理身和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爲得希
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
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倏然絕迹雖與黨
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贊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
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
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
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
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
類之死以與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
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
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
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
接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
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不已於野
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
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

起乎蓋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
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
於老死燔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
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
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
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
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
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
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
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遂卽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勅敵因敗爲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
不捨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并竈圍溷無不條繕
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
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
糜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
資黃忠之勇水三軍靡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
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
之姻親也彭美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
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
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
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
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昔哉斯
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旣高克已亦力其從盧植
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
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
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戩與歸命之璧
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
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
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

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一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
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
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
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
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

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
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昔城而僥倖於深
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躡右跋
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
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神
筭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驟之偏
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
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
讐賊自相乘機胙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
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

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常勒八陣以繫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漢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

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夔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罟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軼樵牧者不禁非缺與祠宇自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入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好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使刻焉

諸葛亮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而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徼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黯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許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令諸侯下矣

漢後主

明徐益孫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墟成都獻璽夷蜀化晉貶王為公世且比於亡國之隸餘季葉之闇主豈不冤哉

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徃徃因事之成敗而竊議於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首於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於區區之後主而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卽其彌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半銷髀肉於金戈鐵馬之間乃其馮榻訓子卽宋儒矻矻談論揮塵登壇脣爲燥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

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伏伏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道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卽髯將軍而下非騃騃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不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孫亮辨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笄笄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狙吳彪魏蹇衣而窺岷山漢水之傍兩家譎而用謀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於夫

差而丞相雖忠能免於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僅處
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
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
新進之士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内外官
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孰當長史孰
當參軍孰當太尉孰當廢徒孰當髡誅帝不敢自裁而
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
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
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寔尾楫讓談笑於
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於羽檄交馳之下嗟呼異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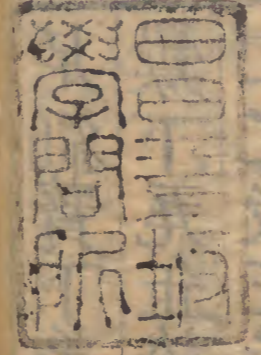
難於丞相之用後主而難於後主之用丞相不難於先
帝之君臣交懽而難於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
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繫其手足丞相及而若琬
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
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
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三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
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璫黃皓
此不過掃除弄臣聊以併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於么麼
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

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颺之昭烈吹之
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
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一又委其尾於若續
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
生瓦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
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
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
始皇之鷙鷙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
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天下而不

足劉賈下弟李廣不侯季女斯飢倡優被錦梧桐焦於
爨下瓦缶掩乎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
亡之後主乎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
不妄降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謀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枝安樂公
喜咲自若諸臣睥睨詫爲闇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
見王國之君竄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
於事况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
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卻正不察教以西悲

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戲謔
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
生亦倖其故智以待腕於司馬几上之肉噫梟雄猾虜

喜與自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年', '未', '成', '功', '在', '此', '不', '在', '彼', '也']

